

中国文学研究

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
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／编

第十六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文学研究

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
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



第十六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学研究·第十六辑/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5059-6992-6

I. ①中… II. ①复… III. ①古典文学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I206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8578 号

书 名	中国文学研究·第十六辑
编 者	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刘 旭
责任印制	杜景苇 刘 旭
印 刷	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11.5
版 次	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992-6
定 价	30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 录

《诗经》汇评（选刊）	张洪海 / 1
文本与意识形态	奚如谷著 甄炜旆译 / 247
林古度年谱简编	陈庆元 / 298
征稿启事	/ 362

《诗经》汇评（选刊）

张洪海

凡 例

【一】本汇评之《诗经》原文部分以阮元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为底本。

【一】本汇评主要整理了下列评本：

- （一）明安世凤《诗批释》四卷，明万历二十九年商邱安氏原刻本。（简称“安眉”）
- （二）明孙鑛《批评诗经》，又题《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》，四卷，明万历三十年天益山三色套印本。（简称“孙章评”、“孙篇前批”、“孙篇后批”等）
- （三）明黄廷鹄《诗冶》二十六卷之《诗经》部分，明崇祯九年东善堂刻本。（简称“黄评”）
- （四）明钟惺评点《诗经》不分卷，明泰昌元年吴兴凌杜若刊

朱墨套印本。（简称“钟红眉”、“钟红旁”等）

（五）明钟惺评点《诗经》四卷，小序一卷，明泰昌元年吴兴闵刻三色套印本。（简称“钟蓝眉”、“钟蓝旁”、“钟蓝篇后批”等）

（六）明戴君恩《读风臆评》不分卷，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乌程闵氏朱墨套印本。（简称“戴眉”、“戴旁”、“戴篇后批”等）

（七）明徐奋鹏《毛诗捷渡》四卷，全称《新镌笔洞山房批点诗经捷渡大文》，明天启中金陵王荆岑刻本。（简称“捷渡眉”、“捷渡旁”等）

（八）明徐奋鹏《诗经删补》不分卷，全称《采辑名家批评诗经删补》，清文奎堂铜板刊本，羊城天禄阁梓行。（简称“删补眉”）

（九）明陈组绶《诗经副墨》不分卷，明末光启堂刻本。（简称“副墨眉”）

（十）明凌濛初《言诗翼》七卷，附诗传一卷，全称《孔门两弟子言诗翼》，明崇祯三年乌程凌氏刻本。（简称“翼章评”、“翼篇后批”等）

（一一）清储欣《诗经》评点本。此本以崇祯十四年毛氏汲古阁所刻《诗集传》为底本，朱笔手批而成。（简称“储眉”）

（一二）清牛运震《诗志》，嘉庆五年空山堂刊本。（简称“牛章评”、“牛篇后批”等）

（一三）清姚鼐《诗经读本》不分卷，清抄本。（简称“姚眉”）

（一四）清铁保批校本《诗经》，系在清友益斋朱墨套印刻本

《诗集传》之上手批而成，批语为朱、墨两色，分布不均。（简称“铁墨眉”、“铁朱眉”）

（一五）清徐与乔《增订诗经辑评》四卷，乾隆乙未友于堂刻巾箱本。（简称“辑评眉”、“辑评篇后批”等）

（一六）清王晋汾《艺香堂诗经集评》，清嘉庆二十三年抄本。（简称“艺眉”、“艺篇后批”等）

（一七）清孙凤城《诗经》辑评本。系在康熙二十八年钱氏榭雉堂刻钱澄之《田间诗学》底本上手批而成。（简称“凤城眉”）

（一八）清张芝洲《葩经一得》，清道光三十年何氏梦约轩藏板。（简称“张眉”、“张夹”、“张篇后批”等）

（一九）清邓翔《诗经绎参》四卷，同治六年孔氏刻朱墨套印本。（简称“邓眉”）

（二〇）清陈继揆《读风臆补》十五卷，光绪宁郡述古堂刊本。（简称“陈眉”、“陈旁”、“陈篇后批”等）

（二一）清胡璧城《诗经》评点本。此本以清李光明庄重刊慎诒堂本朱熹《诗集传》为底本，墨笔手批而成。（简称“胡眉”）

（二二）清姚鼐、曾国藩、吴汝纶、吴闿生四人的《诗经》评点，题名《诗经》二卷，清末都门印书局铅印本。（简称“桐眉”）

（二三）清王闿运《诗经》评点本，题名《诗经》，牌记题名曰《湘绮楼毛诗评点》，民国二十四年成都日新社铅字红印本。（简称“王夹”）

【一】各本中原来的夹批、旁批、眉批，本书一律列于相应正文之后或之前，改作双行夹批；原来各本的题下批、篇前评、章

评、篇后批，仍列于原来位置。

【一】汇评部分的排列，原则上按评点时间先后为序。同一家评语于同一处经文有不同评点形式者，一般先旁批，再夹批，再眉批。

【一】由于排版的困难，各本中原来的圈点一律不再保留。

【一】各家评语不乏有识之见，但也多平庸甚至迂腐之论，为了提供较完备的研究资料，本汇评悉数汇辑收载。

【一】本汇评使用简化字。在可能产生歧义时，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。

【一】本汇评卷前和卷末分别附录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各本所存序跋题记。

（二）《诗经》评点版本提要。

各本序跋题记

《诗批释》

【明】安世凤 撰

诗批释自序

予家世尚书，而予则从先君子受诗，童而诵之，为学究家言，以为诗之观尽于是矣。其后学为韵语，涉猎全唐，泛滥二氏，裴回于六朝魏汉之间以泝之《离骚》，莫不取辞丽而用志精，然于礼义性情哀思喜怨之致或得一而废百，反之于《三百篇》，然后如轩辕之镜、牟尼之珠，纵横钩斜，顺来背往，各得其形而

亡所不照，学之者随其量而挹之，皆可以虚入而果归，融融然与春色俱化矣。盖始知童而诵之者之未尽也。间尝指其精诣，批而释之，不觉盈袞，乃遂自悔，以谓诗，昔者先王以观治立教，岂所为人文字之翫，而予遗其大而志其细，斯云侮圣言者邪！是寔不然。日月之临也，雨雪之润也，山之镇柱而川之灌漑也，乾坤藉之以立民，物繇之以生，厥功大矣。然人于日之暄妍，月之清皎，雨之霏微，雪之迴薄，山川之奇秀而浩渺，未尝不爱而玩之，而未闻罪其褻天者。良以造化之情，万缘毕备，其可爱而玩者，固自其中之一也。天地不以日月雨雪山川娱人，而玩之者不为褻。先王不以声诗娱人，而玩之者其不为侮，岂予自道哉！然予于此有感矣。今士大夫之童而诵者畴非六经，未遇则龙钟皓首咿嚶而不舍一行，得志弃之如遗。以吏为师之令，阳非而阴用之。且如韵语小技，学之者尚置三百篇于不道，而况治身治民之方乎？故曰道途求远，事易求难，欲政事文章之复古也，胡可得已？予姑识之以告世之同予之学者。时癸巳二月舟中。刻既成，则辛丑六月也。

跋

右诗四卷，有批有释，其所为批之义，余前已言之矣。若紫阳集注，力正古序，破讲师之惑，有功于诗甚大。以卓顾其间，或因袭而未及改，或忽略而未致详者，容多有之。余笥中草本所释颇备，然生数百载之后以补往古大贤之阙，其力甚难，苟非俟后不惑，不如仍旧之愈，删之又删，或既录而复涂，或已镂而更削，今所存可二十之一。要使其文字通畅，非敢以解经自与也，况敢操戈而入室哉？乃集注元得，而近世学究家误会紫阳之意者兹不概及，盖高明之士自能决之耳。至于什次章句，不复该载，

惟标篇目于前。又字画多简而不楷，亦以为文字也，非为经也。故信余慵笔如此云，凤又识。

《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》

原题：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批评书经六卷批评礼记六卷

【明】孙鑛 撰

诗经叙文

文奇者，莫逾经。《易》奇而奥，《书》奇而则，《诗》奇而丽，《春秋》奇而法，《礼》奇而质。辟诸梵笈琼箱，各自成佛作祖，不相师袭。而《诗》又诸经中别竖宗派，其奇更甚他经。他经不用韵，诗始用韵，是一奇也；他经以其文章为经，《诗》以咏歌为经，是一奇也；他经殖数，学一先生之言而足，《诗》上则九天，下入九渊，繇五际而息兵戎礼乐，山水草木，鸟兽虫鱼，无不毕罗俱罟，是一奇也；他经用训故，未闻有以诗解诗者，是又一奇也；即今举子业，他经以无韵之文，代无韵之经，诗以无韵之文，代有韵之诗，是又一奇也。余窃怪古今博士家言，徒向注脚中研讨，而于经章法、句法、字法，割裂倒颠，沉埋蒙障如盲昏夜循墙，而走乎不旦之途，置趾与颠，移眸在鼻，无处识其本来面目，则宋人以训故解诗而诗晦，今人以时文说诗而诗亡也。夫诗之系，一传为骚，再传为汉魏乐府，再传为六朝，再传为四唐，嘻！观止矣。乃盱衡畴昔，而中、晚不及盛、初，盛、初不及六朝，六朝不及汉魏，汉魏不及骚，骚不及经，而欲望宋之腐生，今之博士弟子明之，其与秦焚汉溺，是何异邪？在昔老泉评孟，叠山品《檀弓》，差为圣贤点睛开面。月峰

孙公，举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鼎足高峙，点注判断，把搔抉剔，无人不微，无出不悍，其于诗人之神情骨髓，须麋眼目，无不照以□成，刻以青牍，贯以电影。其气严冷，不为世混；其骨孤峭，不随世，不媚世，不俯仰世。其标置如老吏断狱，一字不可增减。此吾夫子删定后第一神剂霞浆也。余住天益，距山割水，读书谈道，至品陟古今，顾不能仰人鼻息，随人脚跟，混人悲笑，以取媚时眼。年来兀坐逃债屋中，万情灰冷，一懒瓢忘，唯与诗书作缘，借不律御魑魅耳。儿辈得公副本，樵刻以传。余念公笔如椽，目如电，咳唾如珠玑，即古无二矣，何俟余言为重。独是见异人，读异书，不能终秘帐中。此一片婆心，对公无愧色耳。前公者，王琅琊，后公则为钟竟陵，咸屑驳罨于牒书，佩琳琅于篋衍，分路扬镳，偕蹠并嚼，政可同席一龙，最怒三虎，其中优劣，亦不俟余腾口说也。公元本具五色笔，存琅琊宛委纂辑。及诸复句异韵，余悉删去，而取公自注手笔，下上其间，使读《诗》者得窥见三百五篇奇韵。且读公评，如见公尔。

古句章懒民冯元仲次牧题。

诗经小序

说《诗》者率祖小《序》，至晦翁乃尽黜之，间有袭者，祇十一二耳。杨用修目为崛强。夫岂不然？然小《序》实亦有难通者。且今《序》乃毛公所传耳。鲁、齐、韩三家说固殊焉。泥《毛序》者，宁诤为得哉？京都李翁，谓《序》首一句系国史所记，的为诗柄无可疑。以下语，不无传会，其言近有理。余读朱传，因摘《序》首句，标于各篇上，用以相证。惜彼三家学不传，安得尽摘其要旨，作会通观也。

万历壬寅四月己未孙鑛记

《诗冶》

【明】黄廷鹄 撰

诗冶叙

诗与文异体，不可相兼，匪独其体殊也，即其人亦殊焉。诗人自有个中一种气韵，其笑言神态、饮食梦寐，无非是诗者，甚是。为倡为畸，而不可为俗子；为轻为狂，而不可为学究；为穷为悴，而不可为至啣。丹如松泉之吻，与烟火之肠盖别矣。要之于性情为近，而其诗得比兴居多。自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混而粗豪组织之词杂然并作，盖多儒生之书袋而乏风人之性情。诗道大受魔障。间有佳者，亦能为赋，而浅于比兴，工于言内而索然于言外。此其辨入微杪，千古未经拈破，故使谭诗者惘然未得。□地一下，爰自复古，泊于六代，取其诗之最著者，矚别其人，粗示准的，至乃百家，品鹭勿用于四诗，而六艺条贯，罕施于后代，宜加□□，总融一冶，足备菰林之缺事，若唐多诗人之诗，而宋与明多文人之诗，卷袞浩繁，未皇遍擷云尔。

青溪黄廷鹄澹志甫题。

《诗经评点》

【明】钟惺 撰

诗论

《诗》，活物也。游、夏以后，自汉至宋，无不谈《诗》者，

不必皆有当于《诗》，而皆可以说《诗》。其皆可以说《诗》者，即在不必皆由当于《诗》之中。非说《诗》者能如是，而《诗》之为物，不能不如是也。何以明之？孔子亲删《诗》者也，而七十子之徒亲授《诗》于孔子而学之者也，以至春秋列国大夫与孔子删诗之时不甚先后而闻且见之者也，以至韩婴、汉儒之能为《诗》者也。今读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《诗》，列国盟会聘享之所赋《诗》，与韩氏之所传《诗》者，其事、其文、其义不有与《诗》之本事、本文、本义绝不相蒙而引之、赋之、传之者乎？既引之、既赋之、既传之，又觉与《诗》之事、之文、之义未尝不合也。其何故也？夫诗取断章者也，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，此无所予而彼取之。说《诗》者盈天下，达于后世，屡迁数变，而《诗》不知，而《诗》固已明矣，而诗固已行矣。然而《诗》之为《诗》自如也，此《诗》之所以为经也。今或是汉儒而非宋，是宋而非汉，非汉与宋而是己说，则是其意以为《诗》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己说也，岂不隘且固哉？汉儒说《诗》据小《序》，每一诗必欲指一人一事实之。考亭儒者虚而慎，宁无其人无其事，而不敢传疑，故尽废小《序》不用。然考亭所间指为一人一事者，又未必信也。考亭注有近滞者、近痴者、近疏者、近累者、近肤者、近迂者。考亭之意非以为《诗》尽于吾之注，即考亭自为说《诗》恐亦不尽于考亭之注也。凡以为最下者先分其章句，明其训故，若曰有进于是者，神而明之，引而申之，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画天下之为《诗》者也。故古之制礼者从极不肖立想，而贤者听之；解经者从极愚立想，而明者听之。今以其立想之处，遂认为究极之地，可乎？国家立《诗》于官学，以考亭注为主，其亦曰有进于是者，神而明之，引而申之云尔。予世家爱《诗》，暇日取《三百篇》正文浏览之，意有所得，间拈数语，大

抵依考亭所注稍为之导其滞、醒其痴、补其疏、省其累、奥其肤、径其迂，业已刻之吴兴。再取披一过，而趣以境生，情由日徙，已觉有异于前者。友人沈雨若，今之敦《诗》者也，难予曰：“过此以往，子能更取而新之乎？”予曰：“能。”夫以余一人心目，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，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前，何不能新之有？盖《诗》之为物，能使人至此，而予亦不自知，乃欲使宋之无异于汉，汉之无异于游、夏，游、夏之说《诗》无异于作诗者，不几于刻舟而守株乎？故说《诗》者散为万而《诗》之体自一，说《诗》者执其一而《诗》之用且万，意此诗之所以为经也。

明泰昌纪元岁庚申冬十一月竟陵钟惺书。

钟伯敬批点《诗经》序

子與氏曰：“说《诗》者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。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”此千古读《诗》之法也。孔门师弟所互相发明及诸所称引者，皆不霑霑于字句缘起。汉儒韩婴以他事近证作《外传》，庶几得孔孟读书之绪余。窃意小《序》为一《诗》指本，题间有序有意，而《诗》无其词，然诗不显诸言中而未尝不藏之言外，合而微求之，必有立言之源在无言之中。即如后世乐府诸题，有与本诗绝不相蒙者，亦能一一执其辞而证其题之谬乎？紫阳之学蹊实，惩杜氏饰经从传之讥而一一以经证《序》，辨难攻击不遗余力，凡《序》意不见诗文者尽从刊落，以其意自成一家言，直欲上接删诗之统，为其学者可无他端之感，可无纠缠之想，而象外之观，欲如起予之卜，知来之端木，恐亦不易能也。国朝学宫尽为朱氏学，能学者以蹊实之解，善用其意逆志之法，未尝不可得之离合间耳。吾友钟伯敬以《诗》起家，在长安

邸中示予以所评本，领会要归，表章性情，摘发字句，标示指月，为言虽无多，说《诗》诸法种种具备，予读而快心。予不敏，祖父家世学《诗》，得窥一斑，亦曾詮解一二，自享敝帚，不敢示人。今未免气夺于大巫，觉我形秽。伯敬发紫阳所未备，既不斤斤墨守，而亦无戛戛输攻之意，读者知伯敬善言《诗》，正其善忠紫阳可也。

吴兴后学凌蒙初撰。

《读风臆评》

【明】戴君恩 撰

读风臆评自叙

戊午蜀闾，予受事簾以外多暇。然予性故纷驰不耐暇，闾中束于禁，既鲜缥緲之携可以醒发心眼，而櫟蒲六博之务又所弗习，卒何以销此清昼？爰检衣篋，得《国风》半部，展而玩之，哦之咏之，楮之翰之，嗟夫！此非夫天地自然之籁，颜成子游之所不得闻，南郭子綦之所不能喻，而归之其谁者耶？彼其芒乎？忽乎？俄而有景，俄而景与情会，酝涵郁勃，而啸歌形焉。当其形之为啸歌也，景有所必畅，不极其致焉不休；情有所必宣，不竭其才焉不已。或类而触，或寓而伸，或变幻而离奇。莫自而计夫声于五，莫自而计夫正于六，而长短疾徐、抑扬高下，无弗谐焉，使之者其谁耶？非器非声，非非器，非非声。以不闻闻，或闻，闻或否；以不解解，或解，解或否。何哉乎？紫阳氏竅与竹焉当之也。调调刁刁禺禺蓼蓼者之日接吾前，而吾且失之乎？剑首乃曰：“吾于解诗无恨。”诗如有知，宁不揶揄竹素间耶？凡吾

耳目见闻，大率依傍物耳。才有依傍，即有制缚，譬臧获受约束，主伯尺寸寸，传习惟谨，何暇出乎域中？惟臆也，不受制缚，时潜天，时潜地，超象罔，时入冥滓，夫欲破习而游于天也，则莫如臆矣！是故蔑舍紫阳，以臆读，以臆评，以臆点洸断画，册而呈之，直指吴公掇臬、闵公爰进不慧而语曰：善夫子與氏不云乎？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昔也，子列子御风而行，冷然善也，非其身能御之，亦意御焉耳！意也者，臆也。子能如是，吾且与子相御而游乎十五国之间。

万历戊午八月之望巴令荆南戴君恩忠甫叙于蜀阉之西署。

书戴忠甫读风臆评后

先生之以臆读《风》也，亦恰中人臆，似无臆外之奇，独是千古陈言，一朝新彻，乃大奇耳。戊午之后，我仲兄翁次氏承乏监试蜀阉，遂得与先生朝夕焉。而读其所以读《风》者，火齐不夜，枕中可得而秘与？是宜广其读以与《三百篇》同不朽矣！

乌程闵齐伋

《毛诗捷渡》

【明】徐奋鹏 撰

诗经捷渡序

荆岑王君，梓葩经捷渡成，向余问叙，余捧而叹曰：“此毛公之令绪，而紫阳之功臣也。”诗自齐鲁韩三家俱废，而毛诗独彪炳至今者，实赖孔郑诸君子。或义疏，或诗谱，或纂义，或指说，或笺音，或集解，或异同，或拾遗，共表章而羽翼之。迨宋

欧阳、苏、吕辈亦互注释。惟紫阳之传一出，顿使读者如燃慧炬于昏衢，不济舟航于溟渤哉？今且人三经，家四始，然藤葛自胃之辈，茫无崖畔，辄从晨月曙星之下招摇渡客，若曰：“吾金舟也，玳瑁楫也，转睫彼岸者也。”呜呼！噫嘻！聳聳登焉，而浪骇涛惊，魂摇魄悸，洋洋浩浩中，忽不觉彼已俱沉，而轻掷其身于游奕将者，何也？渡焉无法故也。是梓简矣不烦，该矣无漏，倘操舟若神者耶！或亦借灵巧僮，竟于苍隼绿鷁、鸣鹤葱鹭之外，别运奇舫，令乞渡者乘神人之漆舟耶！乘羽人蠡舟耶！乘太乙真人莲叶舟耶！巨浸洪津，先登破浪，断知其绝地脉以飏流，透天地而箭疾。向所谓临不测渊而涉无边岸者，俱不绝歎歎之叹，无是理矣。故曰：“紫阳功臣也，毛公令绪也，亦添孔、郑、苏、吕辈义疏诸书之羽翼也。”王君善渡人，其捷梓之。

时天启乙丑暮春之上巳江宁邻初顾起元书于遯园之嬾真草堂。

毛诗捷渡叙

笔洞著述充长安，杀青之栋，宇内治举子业者，家函户帙。殆弇州左辟而崆峒峰山逊席矣。寻复厌《毛诗》注释庞濫，取而尽削去之，村其要者什之一，仍于上层出悟后语录，为后学指南。其一切训诂鱼鲁烎订之说不以作知障。役竣寿梓，余为捧读，政如春愁黯黯，被莺啼燕语蝶翅蜂须翩翩送来。又如秋声无觅，得浦鹤沙凫惊鸿阵雁声声叫破。向来晦盲否塞返覆沉痾者得金针一度而天光豁然矣。加惠来学，宁第寻章摘句之沾沾也。余耳笔洞名如雷轰而不识其面，若亦千里比肩者，不敢谢不敏，特为颜其简首。

时天启乙丑暮春之吉故孰书奴焦志洪题于三山主人楼。